

2024.6.15

星期六 甲辰年五月初十
今日4版 第8520期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国内统一刊号CN34-0062
邮发代号25-50

市场星报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

古人的读书灯

夜晚点灯读书是奢侈

据宋代西湖老人《繁胜录》记载，南宋京都临安有四百四十行，其中就有一行为“读书灯”。限于物质条件，书灯所用照明材料，主要为蜡烛和灯油。蜡烛非普通人可以承受，故多用灯油。北宋黄彻认为蜡烛不适合用来读书，其《溪诗话》云：“杜《夜宴左氏庄》云：‘检书烧烛短。’烛正不宜观书，检阅时暂可也。”清代刘声木在《苕楚斋续笔》中还专门记述了其少时读书，只准用油，不准用蜡烛的往事：

予自十一岁至廿八岁，在书房读晚书，每晚青灯一盏。先文庄公严禁点烛，并言从古至今，只有书灯而无书烛，如欲点烛才念书，终身必不能念出书来。其事虽小，极为读书不读书之关系。后来声木以先文庄公之谕，验之他人，果然如此，始信先文庄公当日严禁之有由也。

虽说无“书烛”之称，并不意味着，读书灯不可用蜡烛。陆游在《斋居纪事》中就记载了读书用的蜡烛和灯油如何使用更加简便节俭：“照书烛必令粗而短，勿过一尺。粗则耐，短则近。书灯勿用铜盏，惟瓷盏最省油。蜀有夹瓷盏，注水于盏唇窍中，可省油之半。灯檠法，高七寸，盘阔六寸，受盏圈径二寸半，择与圈称者。”蜡烛粗则耐烧，长度短则灯光可靠近书本，太高了反而容易灯下黑。

明代王佐《新增格古要论》则记录了灯油的使用方法：

读书须用麻油点灯，盖麻油无烟，不损眼目，但恨其易燥。每香油一斤，入桐油二两和之，则难干，又辟鼠耗。若蔓菁、罌粟油、红花油，每一斤入桐油三两，以盐少许置灯盏中，亦可省油。以生姜擦盏边，可不禁滓晕。以苏木煎灯心，晒干挂油，可无烬。

电灯在中国的历史不过也就一百多年，中国的第一盏电灯于1882年7月26日在上海点亮。几十年前，不少人尚有在煤油灯下读书的经历。而在整个古代中国，“一篝灯影夜窗寒，静展青编子细看”（宋伯仁《观书》），是读书人最熟悉的场景。读书灯，陪伴着读书人度过漫漫长夜，自少至老，永不相弃。如张商英《读书灯》所云：“自小共寒热，相亲如友朋。”

上述记载都传达出一个共同点，即节俭。在物力维艰的时代，夜晚点灯读书都是一种奢侈。明代徐有贞《茅屋书灯》：“月黑林迢迢，幽人自来去。茅舍一灯明，遥知读书处。”看到茅屋的灯光，诗人想到的是有人在灯下读书。大约不为读书，深夜不会点灯吧。因此如何能够节省灯油，就成了大家关心的重点。绍熙三年，陆游有《九月二十三夜小几方读书而油尽口占此诗示之》，在诗中，陆游描绘了因家贫而小儿读书无油，自己樽中无酒的困境：“彻骨贫来累始轻，孤村月上正三更。汝因油尽眠差早，我亦尊空醉不成。南陌金鞵良自苦，北邙麟冢半无名。书生事业期千载，得丧从来未易评。”灯油用尽，只好早睡。陆游自己读书也曾遭遇这种情况，淳熙十四年《冬夜读书》诗云：“挑灯夜读书，油涸意未已。”南宋朱复之甚至特地作《冬夜读书无油歌》，以咏其贫：

君不见莱公酣歌彻清晓，
银蜡成堆烧不了。
又不齐奴帐下环佳人，
平生爨蜡不爨薪。
南园花蜂巧心计，
祇为渠依照珠翠。
生憎诗客太酸寒，
略不分光到文字。
欲学凿壁衡，
邻火夜不明。
欲学囊萤车，
十月霜无莹。
人生穷达真有分，
大钧高高不须问。
起来摩挲莲叶真人图，
还有青藜老杖照我无。

照明不是问题的今天
谁在读书？

齐奴乃石崇。石崇生于青州，故小名齐奴。《晋书·石崇传》：“财产丰积，室宇宏丽。后房百数，皆曳纨绣，珥金翠。丝竹尽当时之选，庖膳穷水陆之珍。与贵戚王恺、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。……崇以蜡代薪。”为了与贵戚斗富，做饭时将蜡烛当柴烧，穷奢极欲。相较之下，诗人的境遇十分悲惨。欲学汉代匡衡凿壁借光，邻居家的灯火不够明亮。欲学晋人车胤以囊盛

萤火照明，十月又无萤火虫可用。只能感慨“人生穷达真有分”，天高难问，亦不须问，一切都是注定的。这不过是诗人的无可奈何之词而已。

西湖老人《繁胜录》记录了南宋庆元间的灯油价格：“街市点灯，庆元间，油钱每斤不过一百会。巷陌札欢门挂灯。南至龙山，北至北新桥，四十里灯光不绝。城内外有百万人家，前街后巷、僻巷亦然。挂灯或用玉栅，或用罗帛，或纸灯，或装故事，你我相赛。州府札山栅，三狱放灯，公厅设醮。亲王府第、中贵宅院奇巧异样细灯，教人观看。”“油钱每斤不过一百会”，据其语气，油价似乎不算太贵。但这也不是寒素之家可以轻松承担的，朱复之还要为无油读书而发愁。

书灯的形制，据张商英《读书灯》云：“小笼疏四面，明纸罩孤灯。”刘克庄《书灯》云：“童子糊新就，笼纱碧色深。”明代文震亨《长物志》列举书灯样式：“有古铜驼灯、羊灯、龟灯、诸葛灯，俱可供玩，而不适用。有青绿铜荷一片，槃架花朵于上，古人取金莲之意，今用以为灯，最雅。定窑三台、宣窑二台者，俱不堪用。锡者，取旧制古朴矮小者为佳。”这些都是作为赏玩之物，不实用。常见的样式应该还是张商英与刘克庄诗中所云，更简单的则灯罩亦不需。《溪诗话》解释了灯罩的作用：“退之‘短檠二尺便且光’，可谓灯窗中人语。犹有未便，灯不笼则损目，不宜勤且久。”不使用灯罩，容易损伤眼睛，不适合长时间读书。

其中有所谓长檠与短檠之别。檠指灯架，长短之分，据韩愈《短灯檠歌》云：“长檠八尺空自长，短檠二尺便且光。”短檠才是属于读书人的，“书生元不用长檠”（刘鉴《书灯》）。长檠一般为富贵人家所用，只向华堂照歌舞，“玉楼夜费烛荧荧，祇得眼前歌舞明”（刘鉴《书灯》）。短檠的命运则是：“一朝富贵还自恣，长檠高张照珠翠。吁嗟世事无不然，墙角君看短檠弃。”（韩愈《短灯檠歌》）吕颐浩在《登第后道中灯下读书》诗中申明己志，绝不在富贵荣华之后将短檠弃之不顾：“十载灯前笔下耕，如今雁塔幸题名。他年若遂平生志，肯为长檠弃短檠。”

刘克庄在《书灯》诗中深情地回忆了与书灯相伴的历程：“唤回少年梦，照见古人心。每对忘甘寝，频挑伴苦吟。与君交到老，莫虑弃墙阴。”看到童子新糊就的书灯，唤起了刘克庄对少年岁月的回忆，书灯“照见古人心”，“照破三千年外事”（刘鉴《书灯》），“圣贤事业虽千载，尽向光明照得来”（李存《读书灯》）。想起曾经的苦读时光，诗人挑灯夜读，不知疲倦，“看书到晓那能眠”（韩愈《短灯檠歌》）。因为使用油灯，所以需要不断挑起灯芯，使火光明亮。诗人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，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，还得时刻关注灯火，“频挑伴苦吟”。最后，诗人向书灯申明：“与君交到老，莫虑弃墙阴。”而弃墙阴恐怕也是不少书灯的最终命运。钱时在《读书灯》中就曾描绘了书灯被诗人遗忘的遭遇：“几年来，味无味，并与青编共捐弃。半身沦落浙江滨，壁角破圈尘没鼻。”所幸，诗人又重新唤起读书的兴趣，“新春忽尔思起废，顷刻工夫依前具。提入山翁结草庐，永夜虚窗照天地”，书灯脱离了墙角积尘的命运。

如今，我们不用在微弱的书灯下阅读，较之前人的条件可说优越。昔人无灯，尚且勤奋读书，为了能够夜读，想尽各种办法。在照明已经不是问题的今天，敢有不勤？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

宋代陶灯